

秦宣夫在重庆凤凰山时期绘画及生活旧迹寻访

秦志钰

二、凤凰山画家群

1940年8月，在昆明的国立艺专未发方幹民教授聘书，引起潜伏两年多的校内人事宗派及艺术观念、办学宗旨之争斗终于爆发，学生罢课闹事，滕固去职，吕凤子接任校长，艺专迁至重庆。由于原由滕固所聘教授职位被宣布无效，秦宣夫与吕斯百、常书鸿、王临乙等皆未被聘，但又因原聘书未到期，便由教育部在1941年初组织了一个“美术教育委员会”，由教育部次张道藩兼主任委员，把这批留法画家一齐聘入其中任委员，有薪水拿，“委员”只是名誉职，并不上课，以解决这批教授的生活过渡，直至1942年后各自重新找到了工作才停止，美术教育委员会也就自行消亡并改为“中国美术会”了。如秦宣夫1952年在《自述》中写：“……一年半，既不用到部办公，又无一定工作，张道藩事忙，只是偶然，一两个月一次来看看，唯一的公事，只有秘书常书鸿每月到青木关拿薪水。”（参见《抱住人生，搂定自然---画家秦宣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193--197页、《秦宣夫文集》399页、《秦宣夫研究》70页）

“美术教育委员会”也就顺势设在了凤凰山上。山顶上有一幢小巧的房子，是两排五间相连的砖瓦平房，这是四川教育学院的宿舍，但因要爬三百级台阶，没什么人愿意去住，于是张道藩、蒋碧薇（时任省教院法文教授兼图书馆负责人）与教育学院颜实甫院长商量，将这房借用作为会址，一部分办公，一部分留供委员住宿，颜院长很慷慨地答应了，张道藩也乐得来磁器口看望蒋碧薇时与美术委员们讨论一些公事，张道藩还请陈立夫（时任民国教育部部长）题名刻了一块牌子挂上，46年此牌子作废后，被父亲做成了画箱盖至今尚在。（参见蒋碧薇著《我与张道藩 570页》，《抱住人生、搂定自然》彩页20）

秦宣夫、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每家两间，尚余二间作为公共画室兼办公。厨房在住房对面，也是公用的，大家轮流在内做饭，学校雇工友每日从嘉陵江挑水送上来，用明矾澄清后方可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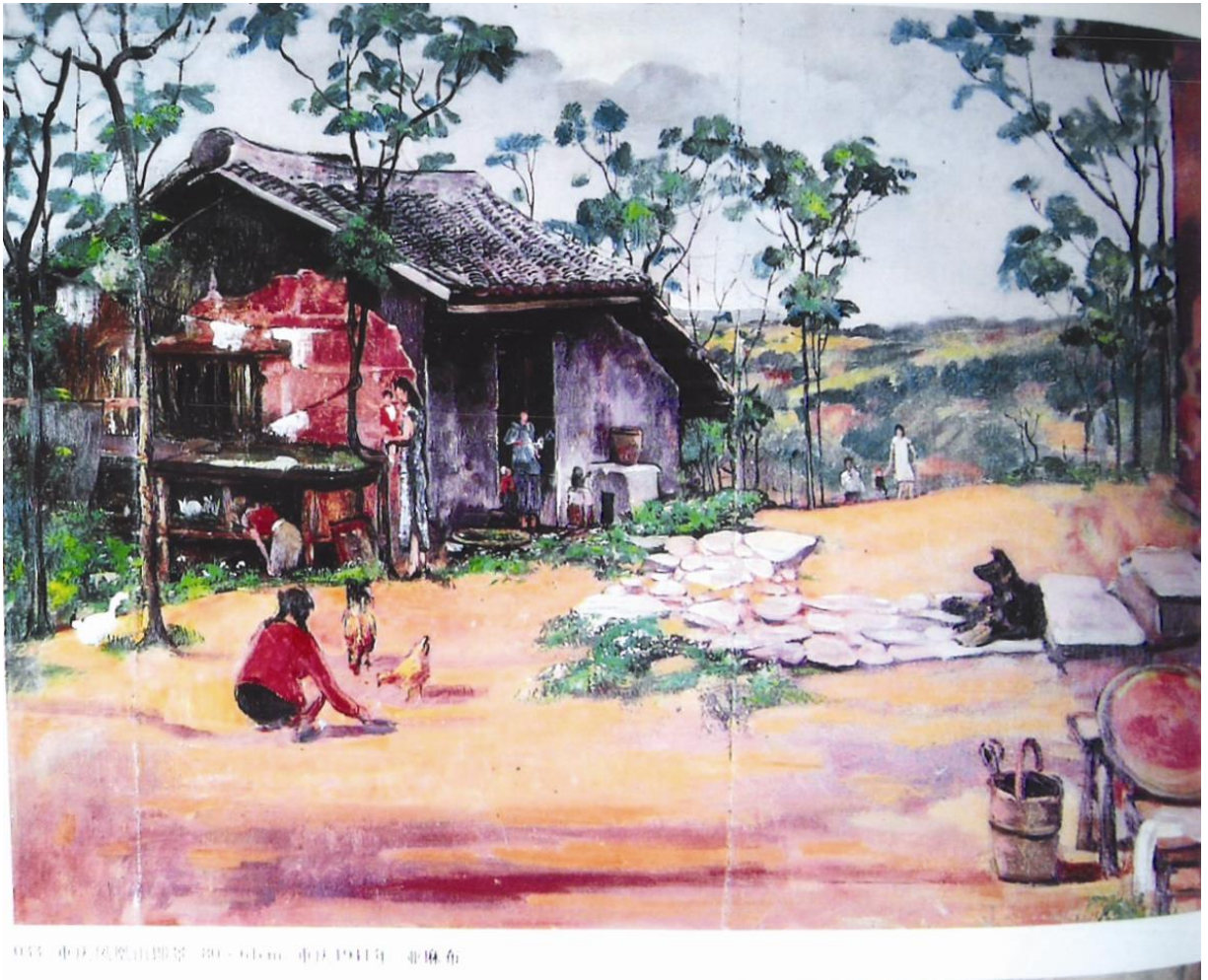
我家也分到两间房，我父当年35岁，母28岁，已有了两个女儿--志燕和志云，虽较拥挤，但在抗日烽火燃烧、日军频繁轰炸的艰难时刻，能有这样一个安身之地已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吴作人先生此时在中大艺术系任教，由于妻子李娜去世，儿子夭折，宿舍又被日机炸毁，正无家可归四处漂零，便由留法老友吕斯百和王临乙、王合内夫妇接到凤凰山上，将平房宿舍下方山坡上一座废弃的碉堡稍加修理改造，作为他的新家，成了这批教授的邻居。他与我父亲1930年在法国曾同时就读巴黎高等美术学校，一个月后吴作人获得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奖学金，便去了布鲁塞尔。十年后他们在此相聚，感慨之余更激发了创作热情，父亲曾多次说，他与吴作人常在一起切磋艺技，一起在画室及山坡作画，吴作人还为我姐画过小像，父亲与他还常互画肖像，并将两张互画油画像送给了南师大美术学院收藏至今。

1943年常书鸿一家去敦煌后，这里又搬来了一位画家，是单身的李瑞年先生。众多的画家集聚此地，让凤凰山这小山包简直变成了一座抗战画家村。



(吕斯百 1945 年绘《水田》，可见水田上方是凤凰山，大树、住房及碉堡清晰可见。
《吕斯百绘画作品集》43 页)



1941 重庆凤凰山即景 200×150cm 重庆 1941年 亚麻布

(常书鸿 1941 年画《凤凰山生活即景》，《常书鸿绘画作品集》40 页，右侧为公用小厨房，厨房门口外穿蓝白花旗袍抱孩子的是常书鸿太太陈芝秀，左下角蹲着喂鸡的是常

沙娜，她身后穿红衣灰裤弯腰喂兔子的是王合内，右侧从山下上山穿白旗袍的是秦宣夫太太李家珍，手牵着女儿志燕和志云，台阶前的大狗为王临乙夫妇所养的洛利。)



(秦志钰在原公用小厨房旧址前(已翻盖)，2008.4.30)



(秦宣夫 1941 年画素描《王合内养羊》)

父亲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后 1946 年方陆续离开，五年多的时间除教课之外，坚持以生活为基础，寻找着油画本土语言，注重写实技巧，创作了不少佳作。如秦宣夫的《母教》、吴作人的《空袭下的母亲》吕斯百的《庭院》、常书鸿的《静物》等等，都是第三次全国美展中的获奖作品。他们也举办了不少次展览(1941 年八人展、全国第三次美展、个人画展等)，为抗战文化艺术及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也是这些中国第一代油画家回国后的第一个创作高潮期中的重要岁月。(见《秦宣夫研究》182…18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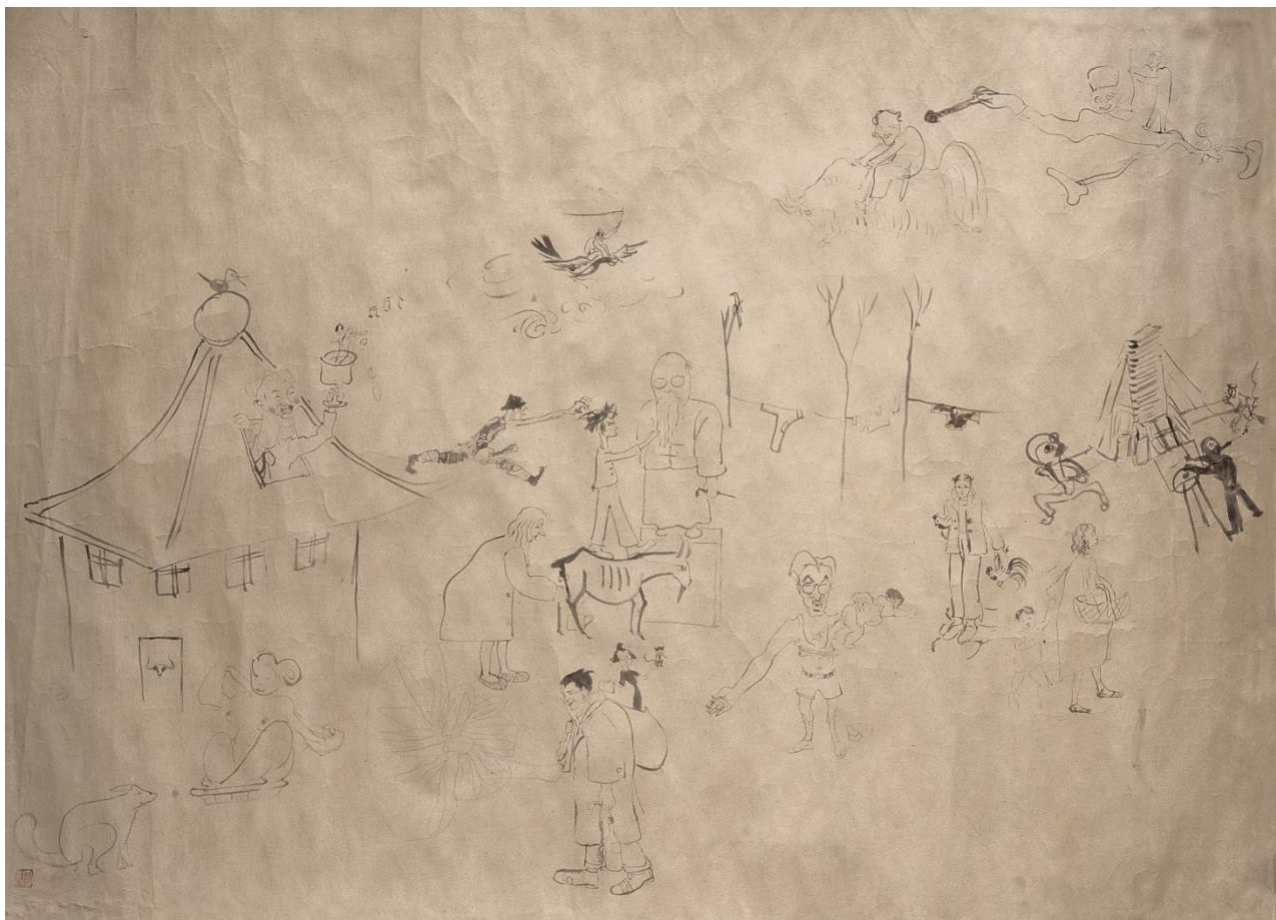
正如吕斯百先生说：“当近年许多有心人士，感得中国艺坛上的寂寞，随处听到“我

们需要忠实的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呼声时，紧靠着嘉陵江畔，一座凤凰山顶上，静静地住着几位孜孜究研的艺人，其中就有秦宣夫先生。这几位艺人，对于现代艺术在内心上所体味的失望，决不亚于其他人士；同时站在艺术家的立场，对于艺术的真诚和创造的欲望，却比爱好者更热忱！因为他们知道，这亦是艺术家不能推辞的责任。”（《秦宣夫文集》408页，原载1945.12.9.重庆大公报《谈谈秦宣夫先生的艺术》）

南京师范大学吉春阳博士在《秦宣夫研究》一书中，对这一个画家群体给了高度的定位：“这是近代中国美术史中极为重要的群体，他们曾经代表了从徐悲鸿、林风眠之后第一代油画家中的新生力量。……曾经代表了中国油画创作发展的方向……为油画在中国着陆作出创作实践上的回答。”（见《秦宣夫研究》185页）

在2006年父亲百年诞辰研讨会上，当年中大的老学生沈左尧、戴泽、韦启美、梁玉龙等也都回忆了当年教学创作并重的难忘的情景。（参阅《秦宣夫百年诞辰纪念文集》23…55页），因此，可以说这块小山坡上也浓缩了当时中国美术事业中及美术教育事业中精英们的可贵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各学校要迁回原址，画家们也要各奔东西，吕斯百、秦宣夫随中大去南京；吴作人、王临乙随徐悲鸿去北平；常书鸿则重返敦煌。为纪念凤凰山这段不平凡的岁月，我父先画了一幅幽默风趣的毛笔白描生活漫画，取名《凤凰山生活》，搏得了大家称赞。又于1946年1月26日邀请大家（常书鸿、吕斯百马光旋夫妇、吴作人、王临乙、王合内夫妇、李瑞年，及颜实甫夫妇、常沙娜）于秦家互画素描肖像，共21个人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纪念，后取名为《抗战胜利纪念》于1996年首次在南师大美术系展出，2006年百年诞辰画展再次展出，其艺术技法及历史意义得到美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珍贵史料。



(秦宣夫 1945 年绘毛笔素描《凤凰山生活》这幅画是用毛笔画在图画纸上的，由几组画组成。(尺寸为：100×80cm)

1、画左是吴作人举着酒杯从他住的碉堡的窗口探出头来，杯中出现了他的亡妻李娜拉提琴的幻像（吴、李皆爱音乐，吴亦会吹箫）。李娜是比利时人，产后不幸死于重庆，李娜在上方有一人，手举长幡，乘鹤而飞，表达了吴作人的极度哀伤，借酒消愁。碉堡门里有一个牦牛头，是吴作人赴西藏写生带回的。

碉堡下在木盆中洗澡的是王合内的比利时女朋友，西南联大的一位李教授的太太，他们到山上看望王临乙夫妇并在此小住，月夜中李太太在露天洗澡恰被吴作人无意中看到，成为趣闻。

2、画中央怒发冲天的秦宣夫正在伸着巴掌打啼哭的二女秦志云的小屁股，秦宣夫的汗背心卷至胸口，露出胸毛，足穿拖鞋，一只落到地上。他的脾气不好在这里也是出了名的。他右方是挺着大肚子挎着大菜篮的妻子李家珍，肚里怀着的是三女秦志钰，左手牵着大女秦志燕，下山去买菜。

3、画下方是吕斯百背着米袋从山下买米和油回来，从山下上来须走三百级台阶。他米袋上站着的是拎着小皮包手托一只猫，苗条的太太马光旋，像是也由吕先生背着似的，吕斯百驼着背，脚下的皮鞋有补丁，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

4、画面顶右边是吕斯百雇了滑竿（竹轿），由二名小鬼样的工人（父说他们皆食鸦片，黑瘦）将他的画卷起来捆码在滑杆上边，抬下山去办画展，这是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有的奇景。一旁一画家叼着烟卷在画他们，似是秦宣夫，或别人。

5、画面右上方是头戴毡帽的常书鸿，他右手拿着一只长长的红色令箭，（表示他受命去敦煌任职）跨着三级跳似的步伐，追随着骑在牦牛上去西北的吴作人。常书鸿太太陈芝秀拉着他胳膊，儿子常嘉陵抱着他的腿，显然不愿意他去敦煌。

他们下方是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她一手抓着一只鸡上山来，这是妈妈养的，不能丢失。

6、画中央为羊挤奶的是王临乙夫人、雕塑家王合内，她是法国人，穿着穷人的麻鞋和普通连衣裙。她养的一条大狼狗名叫洛利，是大家忠诚的卫士，在画的左下角拉屎。羊身上站着的是雕塑家王临乙，正在雕塑一尊大人物的塑像（似是林森）。王临乙蓬头乱发，一副狼狈的样子，身左有一警察手持警棍，伸手抓他，似是一次误把他当成了坏人，追上山来，闹出笑话。

塑像旁有三棵小树，拉着绳子晾衣，衣裤上都有补丁，可见生活之艰苦。

这张画不是一次完成的，从笔迹上也看出，吕斯百办画展就是后添加上去的。显然秦宣夫很喜欢这张画，而且它也为山顶上的穷艺术家们带来了许多欢笑。



（六画家互画肖像《抗战胜利纪念》） 这张画中的人物是：

1、下排左起：秦志钰（秦宣夫三女，吕斯百画）、吴作人侧面（秦宣夫画）、戴帽常书鸿（吕斯百画）、李家珍（秦宣夫妻，常书鸿画）、李家珍侧面（马光旋画）、马光旋的小猫（吴作人画）、马光旋（吕斯百妻，李家珍画）。

2、中排左起：吴作人（吕斯百画）、常沙娜（常书鸿女、王临乙画）、常嘉陵（常书鸿子，吴作人画）、常书鸿（秦宣夫画）、吕斯百（侧，常书鸿画）、吕斯百（正，吴作人画）、秦宣夫（吴作人画）、李家珍（常沙娜画）

3、上排左起：王临乙（吴作人画）、李瑞年（王临乙画）、王合内（王临乙妻、吴作

人画)、颜实甫(秦宣夫画)、颜太太(秦宣夫画)、秦志燕(秦宣夫长女, 吕斯百画)、秦志云(秦宣夫二女、吕斯百画)。